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漢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信都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長八

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

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

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

作申徒申與同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降下韓故地得信以

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

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

其鋒東嚮文穎曰鋒欲東向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

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大尉將兵略韓地項籍

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及聞漢遣韓信略韓

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

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

一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

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

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

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上

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

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

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

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

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

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

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

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冒立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

山台三年

為王復收信少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  
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  
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  
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  
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厚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  
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月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  
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

兵

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徐行出

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

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

誤陳希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塞合

蘇林曰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

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顛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

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

也樂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

攻馬邑僕不能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

寇將兵與將軍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失種，蓋無

一罪身死，死亡文曰三死也。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

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

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痾人，不忘起首者

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衆，合斬韓王

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類當城。漢書音義曰：當城，名章，昭曰：在

地生子，因名曰類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

文十四年，類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類當為弓

高侯。地理志：河關，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

諸將。徐廣曰：諡曰壯。傅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

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類當薛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郾陵之鄰。中貞素

各富顯於當世，其後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

侯子代。徐廣曰：各長君。歲餘，必一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

拜為龍頤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真山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

皇相愛。如淳曰：親。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

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

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

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  
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  
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  
江王共尉破之李士曰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  
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  
盧綰為羣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璜曰  
缺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及  
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  
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

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  
王綰亦擊豨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  
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  
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  
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  
盡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  
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蚤燕且緩  
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意可以安  
國豨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

疑張噤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且道所以為  
者燕王寤酒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聞  
而陰使范齊之陳勝所故令久亡晉灼曰續連兵勿  
決漢十二年東擊黠布歸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  
擊斬孫其裨將降言燕王維使范齊通評謀於孫  
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僕審食其  
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  
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  
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齊病蜀任呂  
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

遂相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  
歸且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  
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  
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  
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  
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  
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  
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  
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  
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封為亞

也漢紀東胡烏凡也

也

谷侯陳豨者死胸箠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

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代

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

賓客隨之者下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

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來入見

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

乃令人覆案豨客屠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

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

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代吏人

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

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

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冬亡其二十城

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及上曰是力不足也赦

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

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四賢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

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

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



天下兵

魏武帝志事曰今邊有一敬言輒露撒揮羽非

善謂之羽撒其

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

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

上曰陳豨將誰曰黃王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

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

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

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

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曷丘臣其麾下

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

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

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傲一時

權變以詐力成功遠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

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蹙自危事

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

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

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

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籍

水

卷三十一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

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

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于

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諍為

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殺官儋欲殺令故詐得也

也謁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

秦自立自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

東略定並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徐廣曰二

章邯夜街

枚擊大破齊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  
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三田儋死迺立故齊王  
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  
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  
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  
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  
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  
留不敢歸田榮迺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一榮相  
年八月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  
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

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  
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  
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赦足則斬足何者  
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蝮螫人手足  
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今田假田角田間  
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  
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  
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用事者墳墓矣如  
曰齧齧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  
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  
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  
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

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  
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  
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但  
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合將兵助  
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由都田都云  
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  
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  
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

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  
聞之大怒迺北伐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

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盡城郭所過者盡屠

之徐廣曰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

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而漢王率諸侯敗

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

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

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

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

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張敖越是時

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余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漢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常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

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  
 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煮  
 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  
 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  
 廢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墳曰廢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  
 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  
 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  
 已甚矣且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  
 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  
 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

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  
 可觀也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  
 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  
 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  
 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家旁孔  
 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  
 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  
 田橫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  
 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

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掌子項  
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  
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  
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真能圖何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五

文記九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業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  
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在戰場東張孟谷敵  
擊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大夫常從沛公擊章  
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千三級賜爵列大夫  
復常從攻城陽秦軍陽東先登下  
沛破李由軍斬首一千六級賜上閭秦軍從攻圍東郡守尉

沛公復常從攻城陽秦軍陽東先登下沛破李由軍斬首一千六級賜上閭從攻圍東郡守尉

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  
天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廢杠里破之擊破  
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  
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湯能軍於曲遇  
攻苑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  
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張曼曰食祿比封君而無是禮  
乃有封爵也從攻長杜驪棘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彭  
攻秦軍於彭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西至郟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一人賜重  
封封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  
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  
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曼曰酒酣也亞父謀  
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會在營外聞  
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  
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淮下項羽曰之問爲誰張良曰  
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氣肩噲既  
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  
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霸上以待大三大三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  
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不然沛公如  
廁摩楚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至樊噲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  
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亦微  
樊噲會葬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  
水北徐廣曰隴西自西臨白水在武都郡案如淳曰皆地名雍輕  
車騎於雍南也晉灼曰白小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先登擊章平軍

好時攻城先登陷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  
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繁軍騎壞東卻敵遷

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柳咸陽灌廢丘最李

從攻項籍屠蕞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

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

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

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弘治三年  
監生范祥寫

攻反燕王臧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  
 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  
 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曷丘臣軍徐廣曰曷  
一作寧字戰  
 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  
所殺傷也孟子曰賊至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秦  
 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至黃軍  
 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  
 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

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  
 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  
 十一益食邑千二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  
 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  
 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一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  
 須為婦生子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  
 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

之上獨抗一官者。武曾等竟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丘丘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直曰：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者，黑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憂，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截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噲，伉代。

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人東西。

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商以將

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

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

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

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

氏音支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騾賜食邑

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

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五百

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年攻胡陵項羽既

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

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

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

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

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

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

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拒陷兩陳得以破布

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拒陷兩陳得以破布

軍更食曲周五千二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  
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  
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  
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  
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  
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  
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詐推言祿以安

國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彘樂布自平齊來乃

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十二年寄欲取平原

若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

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繆氏後封邑名繆曰靖

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

白高祖傷人

故不傷嬰嬰履曰律有故乞鞠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

繫案歲餘掠咎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嬰從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曰

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嬰何書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

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

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漢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

開封楊熊軍由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二日

五十人得印一寶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

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令沛公

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荊陽

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

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

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背載之徐行苗

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比日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在蘇

弘治三年

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  
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  
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之為  
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  
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  
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  
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驚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  
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從

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大僕擊陳稀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

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

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宮侯入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大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卒妻

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庭

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  
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略  
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  
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  
力服度曰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  
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  
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

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  
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棄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以申徒反  
曰秦將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  
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  
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余為校尉可  
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

芝路



巨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傳音附灌嬰

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李必駱

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

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

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

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擊破拓公王武軍於燕西徐

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

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

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

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

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

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

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

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

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

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

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佳廣陵以陳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

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

薛沛鄒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顛

鄉徐廣曰苦鄉有顛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

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

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

將走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

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

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

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

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

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

砮石服虔曰砮音少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

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

砮石服虔曰砮音少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如淳曰雄得長之長也

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

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

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

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嬰身生得

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

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

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

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

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

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長安為亂齊哀王閔

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

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

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

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

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

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

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

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誅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噲灌列傳卷第三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德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

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有罪亡置於下死者為方版也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亡

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

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

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定常山

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

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

寇已而從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赦復徙

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蒼以代相

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遷為計相文通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日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是時蕭何為相

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

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

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曰周苛自

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曰為職志徐廣曰主周苛為

客張晏曰為帳下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

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

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

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

矣項羽怒責周苛徐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

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

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

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曰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方

從改

國

計籍

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曰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見周昌為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且康子方與縣名公其號

瓚曰方與縣令也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

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

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

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

人與呂后有邪？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

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

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

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

弘治三年

益生苑

臣等謹將此書...

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二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

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諡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書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史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東擊項籍，赦遷為上黨守，陳希反時，放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其卒諡侯。曾孫元鼎二年，為  
不常坐，罷國除。聖案：漢書任赦，孝文元年，其除諡也。以平陽侯

曹窋出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

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

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顯至，止蒼為丞相。

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

皆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或曰：緒業也。以高

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帝

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

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  
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

月律之法，今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

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

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

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蒼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

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必事王陵。陵死後，蒼為

丞相，沈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

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王德時其符

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

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

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贊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

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或五歲而免孝景前五

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除廣曰作前音贖

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

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

蒼子復長漢書云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

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

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躡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躡疆弩張

之故曰張張律有躡張士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

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

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

屠嘉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

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

相之念父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

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

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

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

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擻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及入言文帝文帝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大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注

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立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錯為御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帝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煥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長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今因歐血

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卒子侯侯去病代

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二年子史改封靖安侯子侯史代六歲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

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

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叔含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含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傳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徐廣曰姪音士角及一作卸

為丞相備資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

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

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

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

張晏曰言傷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

原占戶吏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其甚不記莫錄其行

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

一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

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  
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伴狂  
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  
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  
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  
復使之習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

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  
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  
迫脅有丞相誣以夫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  
不道又得擅弄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  
陳平等刻中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  
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  
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言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  
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

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  
騎至廟不芻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  
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甚姦賊  
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  
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  
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  
更相代為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  
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  
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帝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  
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  
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  
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  
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掾為  
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廉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  
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  
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

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富為  
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起至丞相父子俱  
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也  
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  
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  
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  
遂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眩官坐其傍聽

司馬氏為侍  
相外侍安以  
之於之相取  
淨美之  
之於之相取  
之於之相取  
之於之相取

甚善一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  
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  
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  
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  
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與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  
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  
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  
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厄不得者果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國縣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惡之類也晉灼曰洛薄落託義同也為里監門

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公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

將皆握應劭曰握蠅急促之也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

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沛公

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

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

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

此在秦明由然考非明

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

此在秦明由然考非明



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教令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

高

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教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史記卷六十五

項羽傳

卷六十五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孟康曰利斷無復廉錡也贊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

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丘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

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魯社稷可

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西廣以為

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曰縱酒淮  
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  
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  
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  
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  
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  
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  
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  
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  
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  
生至尉他雖結服虔曰雖音推  
今兵士推頭結箕其佞見陸生陸生因進

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焉是今足  
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  
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加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  
 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  
 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角彊於此。漢  
 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驢後手耳。於是尉他  
 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  
 問陸生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自去帝起，豐沛討暴  
 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自去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說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千里，居天下之膏  
 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  
 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  
 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  
 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  
 寶也。裝，裹也。他  
 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  
 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  
 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  
 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武而亡秦任刑法  
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小憚而有慙色迺謂  
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  
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  
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

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  
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為也韋昭曰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  
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駟案漢書音義直坐而陳承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

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

陸生曰足下位為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

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

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請太尉絳矣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

書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

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

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

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文帝即位欲使丞相南越陳丞相南越等乃言陸生為

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

之布不聽之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

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駟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

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其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矣名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列稅稅當為槨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惠帝大怒下吏

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喜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惡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驩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

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

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

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

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

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

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

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

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使事使者入通沛

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

儒衣儒衣冠側注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士所服以賜謁者

沛公曰為我謝

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

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

酒徒也

徐廣曰一本言酈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蹙拾

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矣

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遷雪足殺

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其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  
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  
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  
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  
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令見先生之意矣迺延  
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  
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  
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  
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

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  
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  
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  
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  
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  
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  
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  
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  
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

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  
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  
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  
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  
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  
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漢書卷八十八

